

良渚、大汶口圖文的一二考察

饒宗頤

一

新石器時代玉器有時刻著一些符號，被視涵有某種神秘意義。良渚的玉器刻符和大汶口的陶文有許多雷同互相開涉，似乎說明遠古的越族與東夷保持經常的交流接觸。這類問題久已引起大家的關懷和熱烈討論。近時鄧淑蘋女士把被視為良渚玉器包括公私藏品與出土文物共十二件，加以整理，做了很詳細的比較分析，在資料排比上她已完成初步的基礎工夫，但其中涵意還有些重點需要再作進一步的探索。^①

符號每每是生活的寫照。大汶口符號已知共有七個，從整體聯繫來看，似乎告訴我們在那個時代有戴皇冠、執禮器、秉斧鉞、封茅土，在太陽神鳥祭壇之前^②。結合這些圖形彷彿構成一幅王者朝日的圖畫，意味著如墨子《非攻下》所說的「把握天之瑞令」的古社會領袖活動。又□這一記號凡三見，可能是一個民族或地名。良渚的王璧、玉鐏、玉琮上所鐫刻圖文，較為繁複，經鄧君的比勘可得一些新解，像Freer美術館玉鐏上的, 以良渚陶文證之，日輪下面之應是簡化的鳥形，上海博物館的玉琮上所刻之正為神鳥，可視作的省體(圖一)。台灣故宮博物院玉琮上的與大汶口之應是一個民族的名稱。(圖二)

二

這個號向來被視作菱形，其實是正方形的變體，試從良渚玉器本身覓取一些例證：

- (一) 台灣故宮玉璧上雙鳥繞日紋，其太陽中間部份作，是圓中帶方，有如銅鏡，「方」的部份正作菱形。(見圖三)
- (二) 浙江餘杭瑤山出土的龍首鐏，其鼻部花

紋有作雙層菱形紋樣，菱形之內還加上圓圈，呈及狀，這是方中帶圓，這裡的「方」都作菱形，可見菱形應該作「方」形來看待。(圖四)

表現在玉器上的製作及紋樣，方與圓是主要構成條件。璧是大圓套小圓，取象於天。《說文》：「璧，瑞玉，圓也。」《周禮》：「璧圓象天」。圭是上圓下方，《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琮亦是方圓相配。《周禮》：「琮，八方象地。」商代婦好墓的玉琮多數體近方形，外方面內圓，則為納圓於方之狀^③。

《周髀算經》上說：「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解云：圓規之數，理之以方；方，方周匝也。方正之物，出之以矩。...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解云：物有圓、方，數有奇、耦，天動為圓，其數奇，地靜為方，其數耦。此配陰陽之義。...」

易卦坤的特性是直、方、大。《繫辭》分別「方以智」和「圓而神」二種作用，是從地方與天圓的想法而來的。從玉器的形制與紋樣觀察，天圓地方觀念之產生，可遠溯至新石器時代，古人的幾何學智識表現於玉器上是有高度成就的。

作菱形的符號，事實正是「方」的象形，因為圓形相配，有時寫歪一點，遂成菱形了。

Jao Tsung-i :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orar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饒宗頤：香港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

三

Freer 美術館玉璧的反面在鳥立祭壇約距一厘米的部位上，加刻了如山丘的符號，在側緣上刻著兩隻燕子，和兩個  狀象植物的根。這一植物形的符號，見於河姆渡陶鉢上的禾草紋，又良渚文化黑陶罐上亦有三個類似的圖文(圖五)。

我認為大汶口的  這一符號，是上舉的植物形紋和  的結合體，類似一個會意字，過去有學者釋此字為「封」，我曾謂是「社」的初文。現在看來，這字實狀一束茅草，位於土壤之上，正作「茅土」之象。

茅土是古代封禪的事情，授諸侯以茅土。《佚周書作雒解》：

封人社壇，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齋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

這固然是周制，但可能承自遠古。《墨子·明鬼》下：「必擇木之蓊茂者，立以為蔽位。」蔽即絕，《說文》：「絕，朝會束茅表位曰絕。春秋國語曰：致茅絕表坐。」(見《晉語》)字又作蕞，如諄云：「蕞謂以茅剪樹地為蕞位尊卑之次也。」茅所以縮酒。南方以茅為貢品。《左傳》四年：「爾貢包茅不入」，茅是祭祀必用的東西，普遍使用，所以時時被描繪成爲常見的符號。

四

在大汶口文化的朱家集中，出土陶文有三個記號，一是禮器，一是日月合出的明神，一即  字(圖六)。此外江西新淦的銅鬲，其耳上鑄有方形陰文族徽，作  形，與朱家集相同，顯然是一個氏族名。

《金文編》附錄上列318有  簋，又317爲  ，作正方形。又有  乙觚、 且乙觶，都是商器。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書中收錄，14號是  鼎，15號是  鼎(圖七)。

于氏在該書序文說道：

 釋方是對的。城子崖圖版拾陸陶文  字兩見，是夏代後期文字。...  是方的初文， 即圖之初文。《墨子經》上：「方，柱隅四謹也。」(謹讀作觀)又：「圓，一中同長也。」這是最恰當的方、圓定義。

他考證  、 是方圓的初文，非常明確。 鼎與  簋都取  爲族徽。商代的  氏，可能遠源於大汶口時代，朱家集的  氏殆是一家之族。《後漢書·東夷傳》載九夷有方夷。《竹書紀年》：

夏帝少康二年，方夷來賓。...八年，征於東海。

帝芬三年，九夷來御。

帝泄二十一年，命呶夷、白夷、玄夷、風夷...黃夷。

夏世與諸夷多來往，方夷爲其中之一。《周書·王會》：

方人以孔鳥，方揚以皇鳳。

唐大誥《句釋》引陳穆堂補注：「方揚疑亦揚越之別種。」又引王伯厚補注，「方人即東夷傳九夷之方夷」是也。朱家集與大汶口陶文、良渚玉文所見的  、 既知是「方」的初文，當即是夏時之方夷、周初之方人。則商時之  鼎、 簋，亦應指方人所製之器。方人於九夷爲大族，歷三代皆以  爲氏。其族且南及於揚越，故又有「方揚」之名。揚與越同訓。《國語·晉語》韋注：「越，揚也。」新淦商器銅鬲上的  ，如果是方字，以方揚當之，地望正合。

古代有昨土命氏的制度。《左傳·隱八年》畢仲曰：「昨之士而命之氏。」昨之士言報之以土，即封之以國土，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即方國名也。大汶口的  ，既可看

作封壩的見證，其他良渚陶文像植物形符號亦可釋為茅，這正是「昨土」的事，而☐和☐都是氏族徽號，且即方人方夷之「方」，則可說是「命氏」之事，這樣看來，昨土命氏的事情，在新石器時代早已舉行了。我這一假說，是否有當，希望專家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加以指正。

註釋

(1)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台灣故宮學術季刊》，

10.3。

(2) 饒宗頤：〈有翼太陽與古代東方文明〉，《明報月刊25周年紀念號》。

(3) 鄭振香：〈殷墟玉器探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

(4) 〈莒縣博物館報告〉，《考古學報》，19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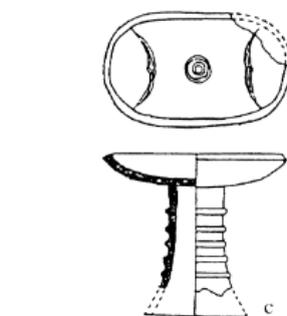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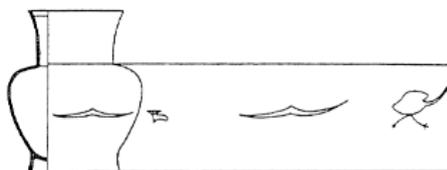
b



e



c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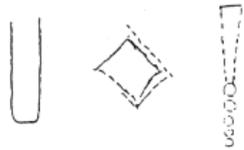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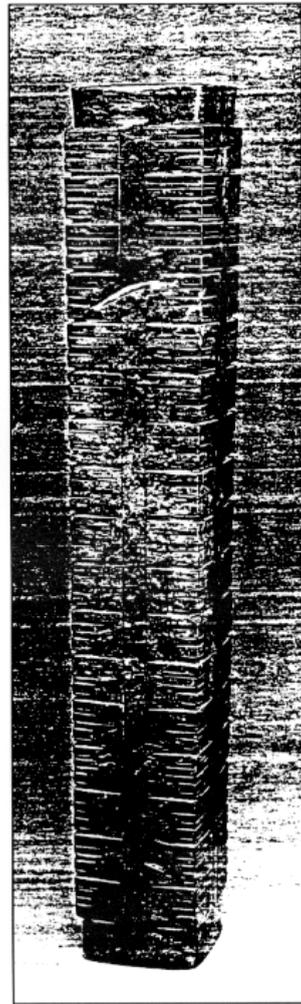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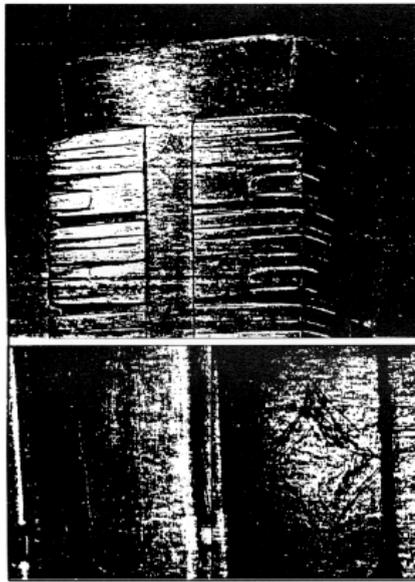
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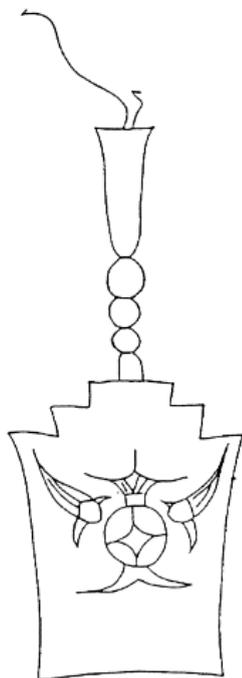
g

圖一 圖a、b：河姆渡文化象牙片
圖c、d：良渚文化陶器
圖e、f、g：大汶口文化陶文

Pictographs on Hemudu artefacts
Pictographs on Liangzhu artefacts
Pictographs on Dawenkou artefa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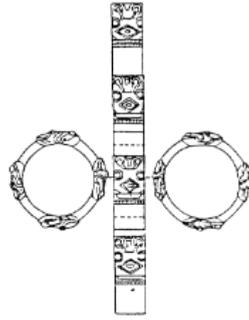
圖二 玉琮之◇號
◇ on Jade 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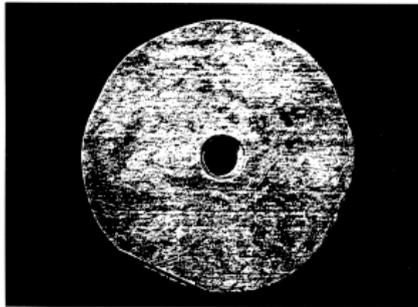
圖三 示圓中帶方 故宮玉璧上的符號
Pictographs made up of a circle enclosing a square



示方中帶圓
Pictographs made up of a square enclosing a circle



圖四a 良渚文化玉龍首鐃或其花紋拓片



圖四b 良渚文化黑陶上的符號



Pictographs on Liangzhu artefa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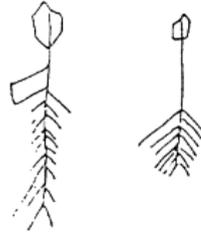
圖五 「耳」之古文字



良渚玉璧上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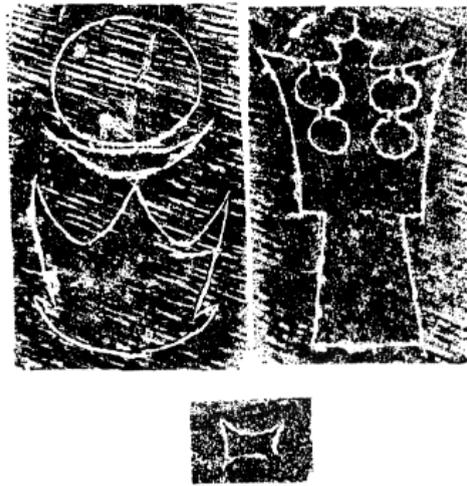


河姆渡文化陶器上的禾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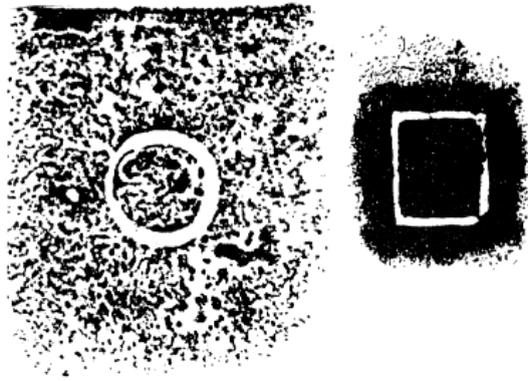


良渚文化黑陶罐上的符號

Pictographs on Hemudu and Liangzhu artefacts



圖六 大汶口文化 朱家村 陶文拓本(2/5)
Pictographs on Dawenkou artefacts



圖七 丁氏方圓二器
Pictographs on bronzes

Remarks on the Liangzhu and Dawenkou Pictographs

Jao Tsung-i

[Abstract]

The pictographs carved on some Neolithic jades are thought to carry mystic implications. The pictographs on the jades of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pottery of Dawenkou culture are similar in many ways, suggesting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the ancient Yue people and Eastern Yi people.

Seven pictographs have been identified on Dawenkou pottery. They are possibly emblems of certain tribes or regions; their context have somehow evoked an imagination in the sovereignty and supremacy of the ancient tribal leaders. Pictographs on Liangzhu jades were more complicated in shape and variety but scholars have managed to interpret some of them. For instance, the winged-like image beneath the circl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sun should represent a bird; the lozenge shape is in fact a variant of the square on Dawenkou pottery and both of them should be emblems of the same tribe.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 the earth was rectangular while the heaven was in domed shape. This theory was often represented on ancient jades by endless combinations of square and circular designs. Lozenge

shapes in pictographs should then be viewed as squares so as to fit into this ancient cosmological theory.

One of the Dawenkou pictographs is featured as a shoot of thatch stemming upright from a square. If the square is comprehended as a lump of earth, this pictograph is likely to be a symbol of ancient enfeoffment. The ceremony of inserting a thatch into a lump of earth during the conferring of feudal rights in the Zhou period might have been a ritual inherited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he pictographs of squares on Dawenkou pottery are possibly the earliest symbol of the character *fang* (square). It was the emblem of a tribe, probably Fang Yi, one of the nine barbarian tribes in eastern China known in the Xia period. The extensive distribution of this tribe is to account for the simultaneously appearance of the squares and lozenges on Dawenkou and Liangzhu artefacts. The presence of these emblems and the thatched pictographs on Neolithic jades and pottery might have suggested that enfeoffments including the conferring of land and identity were practised as early as the Neolithic period.